

五代後漢《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最新錄文研究

譚世寶 * 譚學超 **

摘要 汝州市風穴山風穴寺乃臨濟宗四祖匡（延）沼大師所創立，為臨濟宗祖庭之一。其中最古的“中佛殿”立有五代後漢乾祐三年八月十五日的石刻碑記一塊。此碑之陽面所刻題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乃匡（延）沼大師創建此禪院的重要記史載事之碑刻。碑文着重記述了本禪院的前身及歷代興替演變歷史，以及匡沼禪師的簡歷和傳法弘宗、修創佛殿、革故鼎新的歷史功德。該碑文是研究臨濟宗第四代祖師匡（延）沼創建本寺的原始史料，可補正有關歷史文獻記載之漏誤，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文物價值和研究價值。前人對陽面之碑曾有不夠完整準確的著錄及簡單研究，且缺清晰的照片。原碑文多有通假之異體、俗體別字，故有必要對此碑記文字作附圖照的最新錄文研究。

關鍵詞 延沼；匡沼；風穴寺；臨濟宗四祖；汝州

一、緣起

2018年8月4日至5日，我們應邀到河南省汝州市參加了以“汝州風穴寺與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題的佛教學術文化交流會。與大多數哲學專業或文學專業的學者的研究進路不同，我們主要從歷史與語言的考證研究切入，對古今有關文獻資料及今人的論著作較全面細緻的研究探討，提交了《汝州風穴寺及風穴匡（延）沼的歷史文獻新研究》一文。¹我們在會議期間又通過實地考察研究，具體了解到該地風穴山的風穴寺乃南禪臨濟宗四祖匡（延）沼大師（約出生於897年1月7日至2月5日，卒於973年9月14日）所創立，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圖1），藏有大量珍貴的古代碑刻。

風穴寺中最古的大殿名“中佛殿”（圖2），²殿內之西南牆角，立有五代後漢乾祐三年八月十五日（950年9月29日）的石刻碑記一塊。碑之陽面所刻題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圖3）；碑之陰面所刻題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陰面記》碑（圖4）。其陽面碑記着重記述了本禪院的前身及歷代興替演變歷史，以及臨濟四祖匡沼禪師的簡歷和傳法弘宗、修創佛殿、革故鼎新的歷史功德。其陰面碑記則着重記載了新建的禪院僧徒人數、名號及主要產業莊田、山林等的四至和數量情況。顯然，這兩面碑記乃研究臨濟宗和匡（延）沼歷史以及本寺歷史沿革的原始史料，可補正有關歷史文獻記載之漏誤，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文物價值。本文只研究陽面碑記，陰面碑記之研究另文再做。

當代有關該碑碑文的研究早在38年前已經由當時年紀尚輕的考古學者溫玉成與楊順興於1984年發表的《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一文率先開始，³但該文只對陽面之碑作了簡介，並附印了兩張照片——其一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的全碑及背景照片，其二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

* 譚世寶，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1987年）、語言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2000年）；現任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曾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特聘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

** 譚學超，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2021年），莫斯科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現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系講師。



圖 1. 風穴寺山門今貌（圖片來源：風穴寺僧釋延悟法師提供）

的“碑文（拓本）”。雖然該文補充了清人《風穴志略》無圖照及形制尺寸之不足，但是其照片限於當時的拍攝和印刷技術品質，皆模糊不清，根本無法看清全碑樣貌及碑文的文字內容。加上其所摘錄論述之文，有一些嚴重的漏誤。這反映了當時尚為內地青年考古學者的溫玉成⁴其學術研究受到那時學術水準和條件的局限，故並非如張國一所過譽：“這份碑記，河南省龍門博物館館長溫玉成先生，對它進行了詳密的考察，做成兩篇研究報告。”⁵

由於張國一既不了解溫玉成在 1964 年的情況，又缺乏對原碑石與溫、楊之文的對比研究，根本不知道他們所鈔錄之碑文的各種漏誤，其中最大的漏誤是沒有看清該碑石的陰面是另

一自成一文的碑記，故完全沒有提及具有獨立的碑題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陰面記”，這顯然是因為他們誤以為該石碑的陽面與陰面所刻文字，都屬於陽面的《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題下的內容。故此，他們在 1964 年之文結尾處只摘錄了陰面碑記的“二首頌語”，而作了錯誤的移花接木的簡介說：“《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記之碑陰上段，刊二首頌語。”而且，他們的錄文還將其中第二首偈語的末句“菩提性圓”的“圓”誤錄為“園”。⁶由此可見，他們對此陰面碑記的重要價值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作出獨立的具體研究。

其後至今，中外學術界對此兩面碑記的研究，基本不出上引溫、楊之文的窠臼。首先是

文史研究



圖2. 古畫《風穴山圖》繪畫了本寺的主要建築地形，本碑即立於其“中佛殿”。（圖片來源：譚世寶從《風穴志略》複製加紅框）。



圖3-a. 現被木圍欄保護的《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的陽面，龜趺圓首，雙龍蟠回，通高128厘米、寬61厘米、厚15厘米。圖為譚世寶在現場圍欄外研究碑文。（圖片來源：譚學超攝製）

溫玉成本人在同年稍後以其個人署名發表之論文中也有部分論及此碑刻文字，但只是更簡略而沒有新的進展。⁷ 在上述兩文之後，溫玉成又於1985年發表篇幅較長的《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重要補正》一文。⁸ 其中有關引用本碑記研究部分，內容與發在《法音》之文完全相同，沒有任何進展。唯在文末增加的“附錄二”，著錄了原陽面碑記的碑題以下的全文，⁹ 對後來學者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參考而已。總地看來，各文皆有不少漏誤，皆對後人有誤導影響。例如，由於不知此陽面碑記既有碑額（圖5），又有碑題（圖6），以致其在最早之文只提及“碑題”，而完全無視了與此題略有不同的“碑額”之存在。¹⁰ 其在第二篇文章中，則將此“碑

題”改稱為“（碑）額”，¹¹ 同樣無視了此碑記的真正“碑額”之存在。

又，溫、楊所提的“《碑記》所述之風穴匡沼禪師，實即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臨濟宗四祖風穴延沼禪師。延沼係匡沼之訛誤也”的片面之見，¹² 溫在第三文進一步提出：“實際上，‘延沼’乃‘匡沼’之訛誤，以避宋太祖諱。”¹³ 至其在1997年發表的《中國佛教史上十二問題補正》中再進而提出：“實際上，‘延沼’乃‘匡沼’之訛，宋代人為避趙匡胤之諱，改匡沼為延沼。明代以來，相繼不知改也。”¹⁴ 此說後來為楊曾文及丁明夷所肯定和轉述。¹⁵ 本來清人任楓（？—1681）在《風穴志略》有按語說：



圖 3-b.《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的陽面側照，可見龜趺之頭已被斷去無蹤。（圖片來源：譚學超攝製）



圖 4.《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的陰面全貌，原碑額加紅框處被改為一佛與二脅侍菩薩雕像。（圖片來源：譚學超攝製）

“碑中匡沼，必延沼之訛也。”¹⁶其意謂“延沼”是正名，而“匡沼”則是“鑄者亥豕”之訛。溫、楊第一篇論文並沒有批駁任楓此論之誤，卻直接以反解其意的方式加以引用，從而提出片面的錯誤主張：“史傳所謂延沼者，確是匡沼之魚魯之混，此千古訛誤，亟當正之。”¹⁷此論後來還得到丁明夷完全贊同說：“我們應該根據有關史料，正本清源，將延沼復名為匡沼。”¹⁸這是因為其所引用研究的碑文，乃據溫玉成 1985 年之文所轉錄的。¹⁹筆者對此已經成為流行之論的誤說，已在前述《汝州風穴寺及風穴匡（延）沼的歷史文獻新研究》中略加商榷批評。²⁰

此後，還有李鼎的碩士學位論文《風穴寺歷史研究》，²¹也都是參考了溫、楊 1984 年之文及簡單引用楊曾文之書。²²目前筆者所見，雖然 2014 年張國一的《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²³對古今有關歷史文獻和研究論著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較前述諸學者的論著有較多新見，但除了上文提及的錯誤，此文最大的錯誤，就是以為 1965 年的楊文對陽面碑記有漏誤的鈔錄是唯一的“一手文獻”，並以之作為其研究的主要根據，而且對清代風穴山的兩本地方志書完全忽略，故還存在不少偏頗漏誤。例如，本石碑一千多年來未受天災之毀壞，也從未被人移動過或掩埋過，故碑記文字基本保存完好清晰，據此足以排除當今流行的一些訛傳誤說。

文史研究



圖 5. 《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之雙螭龍頂部及圭首，加紅框處為題額。（圖片來源：譚世寶攝製圖片局部放大並加紅框）

缺乏對真正“一手文獻”的本碑記作第一手的考察研究的張國一，僅據溫錄之文就誤稱其為“新出土之風穴‘一手文獻’《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²⁴實誤。

在前述 2018 年的汝州會議討論中，也有一些學者之論文稱此碑為新出土文物，我們在會議發言中特別作了澄清，當即獲得本地博物館老專家認同。惟此碑久立在深山古寺鮮為人知，清代以前各種禪宗歷史文獻以及世俗的金石書籍、方志文獻均失載。至清初任楓於“康熙癸丑臘月上瀚（1674 年 1 月 7 日至 1 月 16 日）”作序編成的《風穴志略》，始錄入此碑記文字，而碑題有增一“碑”字之誤，作《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碑記》，且漏載書碑者虞希範的官銜（圖 7）。²⁵

有鑑於此，我們在前文的基礎上，草撰此文，再對風穴寺乾祐三年八月十五日的陽面碑記重新錄文校註，並在此基礎上，作更深入系統的研究，以補正前人之漏誤，盡量還原歷史之真相。

二、本碑記最新錄文校註

首先提請大家注意，前述 1984 年溫、楊之文只對此碑正面的形制尺寸價值作了如下的簡介：

風穴寺“中佛殿”內有五代後漢乾祐²⁶三年（西元 950 年）八月十五日所鑄古碑一通。龜趺²⁷圓首，雙龍蟠回，²⁸通高 128、寬 61、厚 15 厘米。為寺中現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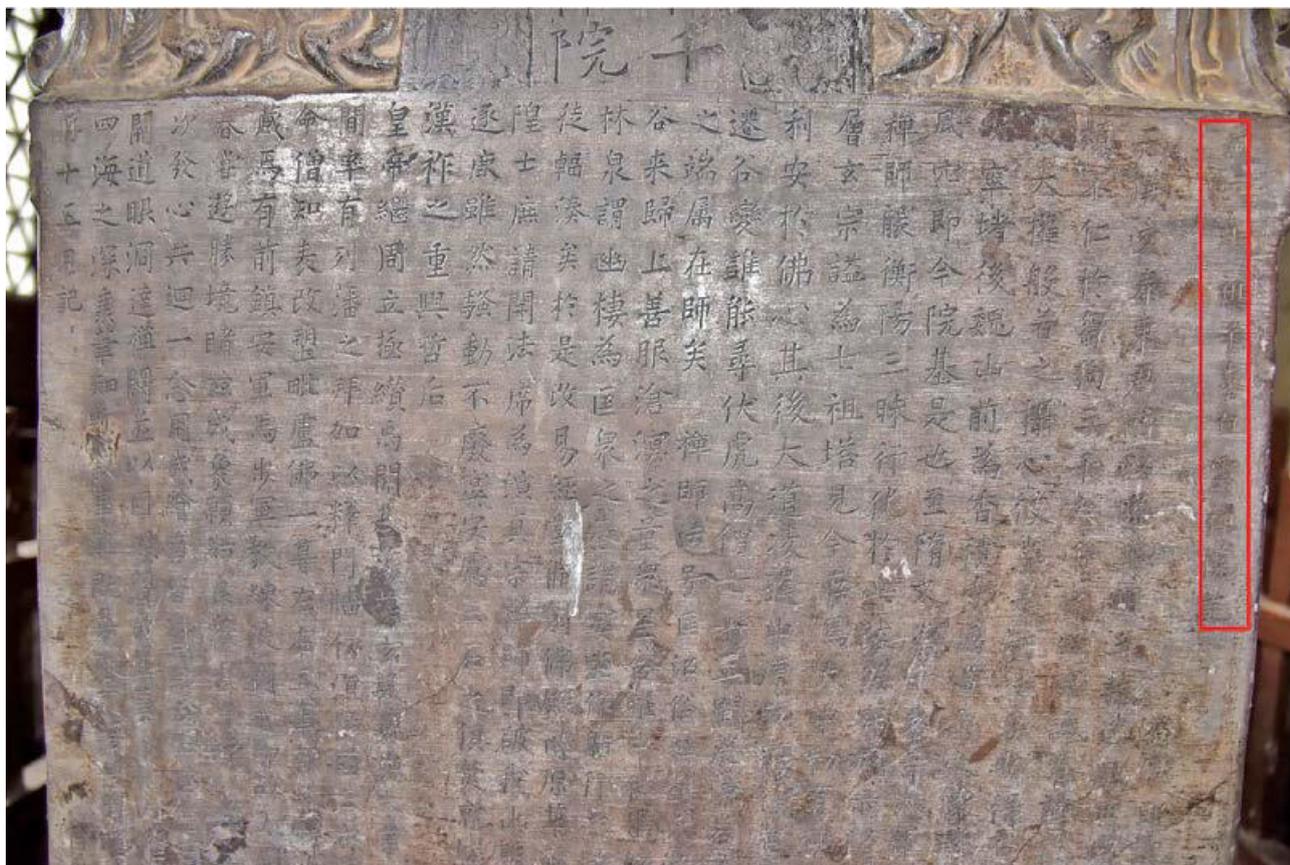


圖 6. 《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文的上部右邊首行加紅框處為碑題（圖片來源：譚世寶攝製圖片局部放大並加紅框）

最古之碑刻，對於研究中國佛教史頗有價值。²⁹

首先要肯定以上簡介彌補清人《風穴志略》之記載無圖照及形制尺寸之不足，但是圖照限於當時的拍攝和印刷技術品質，皆模糊不清。除了碑額的“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十個字勉強可見之外，其餘碑題及正文的全部文字絕大多數皆模糊不可辨認，加上其所摘錄論述之文，時有微誤，我們必須重新錄文，予以糾正。例如，其對碑題錄文介紹如下：

碑題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登仕郎、試大理司直、前守臨汝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虞希範撰，持妙法蓮花經僧智謙書。³⁰

其實，“持妙法蓮花經僧智謙書”並不在“碑題”以下的位置，而是在碑記全文之末。而且“蓮花經”原文作“蓮華經”。其後還有刻工之題名：“洛京李仁密鑄字”。又如，其對此碑的首段錄文就將“汝郛之北”誤作“汝乳之北”，“衛大醜”誤作“魏大醜”。³¹溫、楊此文雖然為當代研究此碑文之濫觴，已經補了不少前志之缺，其學術新貢獻自應肯定，但是，必須指出其對前人的很多漏誤沒加補正，而且自己本身缺陷仍然不少。如前所述，至同年稍後溫玉成個人發表之論文也有部分論及此碑刻文字，不但更簡略而無改進，還有新誤。

值得注意的是，丁明夷 1998 年在溫的不夠全面和準確的錄文基礎上，對此碑文作了較前人稍好的轉鈔和註解翻譯。³²然而，丁文所

文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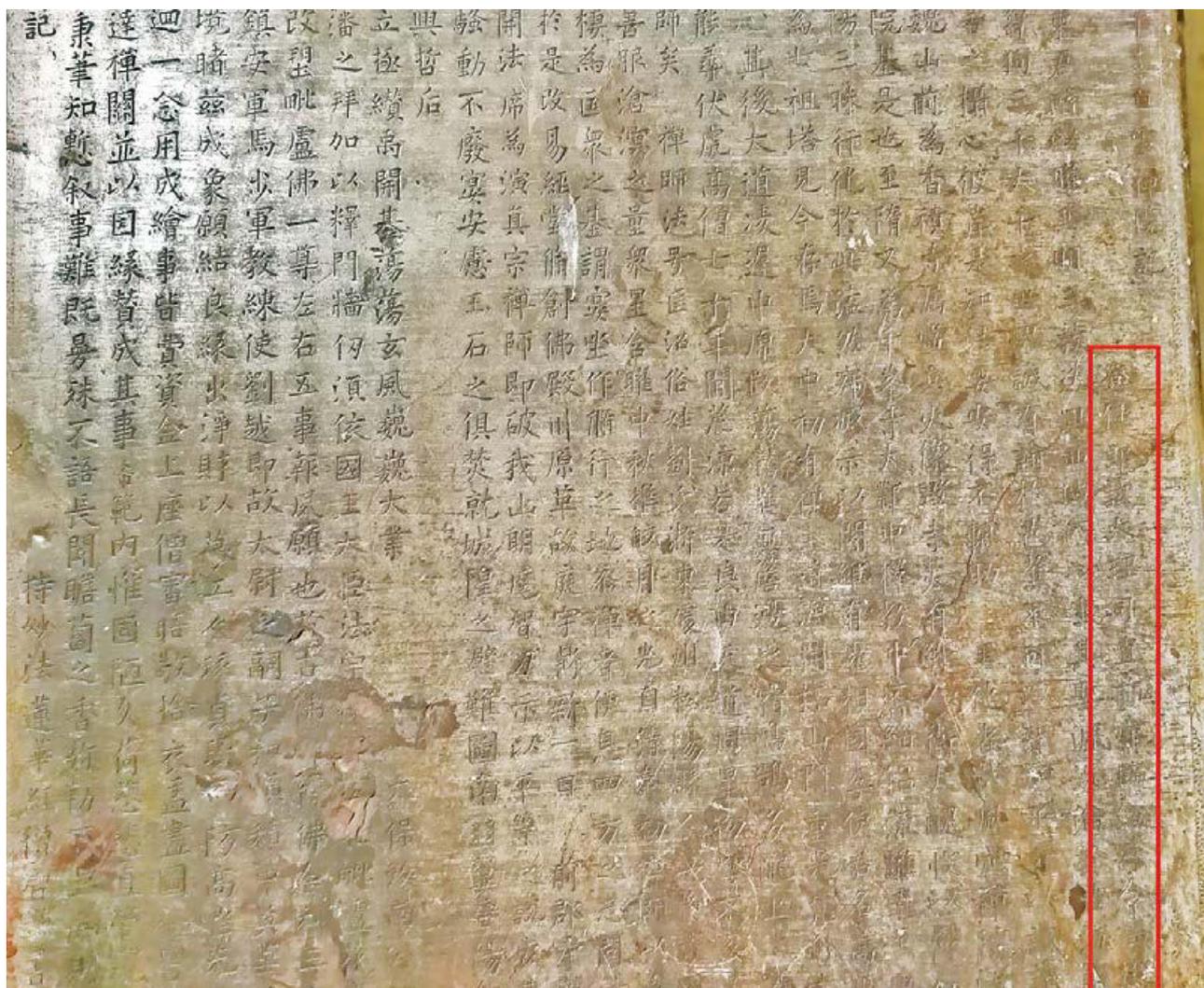


圖 7. 《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文的中部之右邊次行加紅框處為撰者題署名銜（圖片來源：譚世寶攝製圖片局部放大並加紅框）

轉錄的文字有同樣錯訛，解釋亦有一些錯誤，且未附圖照。故本文根據新拍攝的照片，重新加以錄文標點研究，對前人各家之錄文以及轉引解釋訛誤之處，作全面的勘正，並附加較為清晰之照片，以資大家研究。

（一）著錄校註凡例

本錄文盡量按碑記原式著錄。原碑額、碑題及正文原本皆為正楷繁體右起豎書，現將所有文字錄作港澳通行的繁體左起橫排樣式，加

以現代標點，並據文意分段。其餘的文字註釋校勘問題，隨文加註說明。碑文每行字數過多，錄文無法與之保持每行字數一致，只能於碑文原換行結尾處加“J”表示。

本碑額兩行共 14 字，其下之碑記文字由題至末共 27 行，除 6 行有空格之外，各行皆寫滿行為 41 字，共計 1,006 字。正文的異體、俗體錯別字共有 73 個單字，連重出約百多字。現按照單字出現先後之序列出，不在錄文再加括註（表一）。

表一. 碑文正文的異體、俗體錯別字

1. 峰 (峯)	2. 禪 (禫)	3. 兼 (兼)	4. 希 (希)	5. 所 (所)
6. 於 (於)	7. 苦 (苦)	8. 能 (能)	9. 弘 (弘)	10. 若 (若)
11. 魏 (魏)	12. 醜 (醜)	13. 業 (業)	14. 釋 (釋)	15. 祇 (只)
16. 襲 (襲)	17. 寂 (寂)	18. 塑 (塑)	19. 取 (取)	20. 舍 (舍)
21. 凌 (凌)	22. 遲 (遲)	23. 燕 (鸞)	24. 檐 (簷)	25. 蛇 (蛇)
26. 僧 (僧)	27. 涼 (涼)	28. 星 (星)	29. 極 (極)	30. 師 (師)
31. 沼 (沼)	32. 姓 (姓)	33. 氏 (氏)	34. 處 (處)	35. 服 (服)
36. 量 (量)	37. 含 (含)	38. 德 (德)	39. 騷 (騷)	40. 宴 (宴)
41. 坐 (坐)	42. 修 (脩)	43. 參 (參)	44. 輳 (湊)	45. 革 (革)
46. 說 (說)	47. 因 (因)	48. 慮 (慮)	49. 就 (就)	50. 極 (極)
51. 纘 (纘)	52. 間 (間)	53. 盧 (盧)	54. 華 (花)	55. 越 (越)
56. 曾 (曾)	57. 嘗 (嘗)	58. 遊 (遊)	59. 勝 (勝)	60. 淨 (淨)
61. 琢 (琢)	62. 迴 (迴)	63. 念 (念)	64. 座 (座)	65. 舍 (捨)
66. 贊 (贊)	67. 秉 (秉)	68. 筆 (筆)	69. 慚 (慚)	70. 曼 (曼)
71. 勒 (勒)	72. 謙 (謙)	73. 京 (京)		

(二) 錄文標點校註

碑額，分兩行豎排於正中圭首：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³³

碑題，豎排於碑之右首行上端：《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³⁴

撰者題署名銜，豎排於碑之右次行下部：登仕郎、試大理司直、前臨汝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虞希範撰。³⁵

碑文：

二儀交泰，東君所以曜其明。³⁶ 三教迭興，西域所以生其聖。漉沉淪於苦海，解執縛於迷塗。有相無相之眾生，類不仁於芻狗。三千大千之世界，誠有論於芭蕉。³⁷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人能弘道，³⁸ 道不遠人。闡提之起，教大權，般若之攝心彼岸，是知法要，安得不輔助王化者哉！³⁹

風穴禪院，汝郛之北，⁴⁰ 嵩少之南，路廣由旬，地「安窳堵。後魏，山前為香積寺，屬當兵火，像毀寺焚。有鄉人衛大醜收以材石，⁴¹ 構成佛堂於此山之西北，鎮壓」風穴，即今院基是也。至隋，又為千峰寺。大鄴中，⁴² 釋教中否，緇侶流離。直至唐初，祇為阿練若耳。開元年，有貞」禪師襲衡陽三昧，行化於此，溘然寂滅，示以闡維。有崔相國、李使君名嵩，與門人等收舍利數千粒，建塔九」層。玄宗⁴³ 諡為「七祖」，塔見至今存焉。⁴⁴

大中初，有禪主道源，開拓山門，重光梵剎。十三年四月一日[859年5月7日]，塑釋迦像，取舍」利安於佛心。其後，大道凌遲，⁴⁵ 中原版蕩，⁴⁶ 燕雀無檐邊之宿，鴻鵠多隴上之嗟。⁴⁷ 代謝年移，何處訪辟蛇行者？陵」遷谷變，誰能尋伏虎高僧？七十年間荒涼若是，良由「天道周星，物極不反。」⁴⁸ 又曰：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固知興」之端，⁴⁹ 屬在師矣。

文史研究

禪師法號匡沼，⁵⁰ 俗姓劉氏，浙東處州松陽縣人也。於護國寺出家，得佛心印，為人天師。百「谷來歸，上善服滄溟之量；⁵¹ 眾星含曜，⁵² 中秋推皎月之光。自清泰初，禪師以身觀身，上德不德，挈攜瓶錫，來住「林泉，⁵³ 謂幽棲為匡眾之基；謂宴坐作修行之地。參禪者便息四方之志，問⁵⁴ 法者不遠千里而來。不十年間，僧「徒輻輳矣。於是，改易經堂，修創佛殿，川原革故，庭宇鼎新。

一日，前郡守隴西李公與僚佐及諸寺高僧、城「隍土庶，請開法席，為演真宗。禪師即破我山，⁵⁵ 明麾智刃，示以平等之說，成其正覺之因。

無何，毛落飛鳧，人皆「逐鹿。雖然騷動，不廢宴安。慮玉石之俱焚，就城隍之避難。圖南羽翼，晉陽之尋起真人；拱北星辰，「漢祚之重興哲后。⁵⁶」

皇帝繼周立極，續禹開基。蕩蕩玄風，⁵⁷ 巍巍大業。太保汝南公，功馳百戰，清畏四知。冀膺報政之「間，率有列藩之拜。加以釋門牆仞，須依國王大臣；法宇棟梁，沉在⁵⁸ 毗盧華藏。⁵⁹ 乾祐二年夏⁶⁰ 四月一日 [949年5月1日]，禪師即「命僧知表，改塑毗盧佛一尊、左右五事，報夙願也。於古佛心得佛⁶¹ 舍利三千粒，迎於郡城，供養一七日，依舊「藏焉。

有前鎮安軍馬步軍教練使劉越，即故太尉之嗣子，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因居喪紀，曾到仁祠。憶侍行「春，嘗⁶² 遊勝景。睹茲成象，⁶³ 願結良緣。出淨財以募工人，琢貞璠而防高岸。先是，清信士周崇進、清信女崔氏，相「次發心，共迴一念，用成繪事，皆費資金。⁶⁴ 上座僧審晤，⁶⁵ 敬捨衣盂，盡圖金碧。知事僧良辯、雲悟、法圓、弘⁶⁶ 久等，鏡⁶⁷「開道眼，洞達禪關，並以因緣，贊成其事。

希範內惟固陋，久荷慈悲。直管窺天，莫識五天之大；傾蠡挹海，孰知「四海之深。秉筆知慚，敘事難既。曼殊不語，長聞瞻蔔⁶⁸ 之香；彌勒下生，庶見龍華之會。⁶⁹

乾祐三年，歲在庚戌，八「月十五日 [950年9月29日] 記。⁷⁰ 持《妙法蓮華⁷¹ 經》僧智謙書，洛京李仁密鐫字。

三、對本碑記之新研究及對以往一些誤論的勘正

我們主要從歷史語言的研究進路切入，探討有關文獻中蘊含的歷史事實真相。竊以為，必須在深入研究清楚真正的第一手原始資料《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原碑的基礎上，再全面研究清代以來有關本碑記的一些論著，方能勘正以往有關本碑記的一些誤論。

(一) 匡沼與延沼之名的正誤問題新論

我們首先關注的，是在35年前已經有學者研究探討的匡沼與延沼之名的正誤問題。現在研究分析前人有關研究成果之基礎上，提出不同的新看法如下：

1. 對溫玉成與楊順興兩人之有關成果述評

根據佛教考古學家溫玉成與楊順興對汝州風穴寺的《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的率先研究，本人認為可以進一步認定該碑所記禪師匡沼就是避宋太祖趙匡胤之諱而改名為延沼。而溫、楊之文雖然很有價值，但是尚有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之處，必須略加補正。先看其文提出如下之說：

《碑記》所述之風穴匡沼禪師，實即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臨濟宗四祖風穴延沼禪師。延沼係匡沼之訛誤也，試為論之。

……綜上觀之，史傳所謂延沼者，確是

匡沼之魚魯之混，此千古訛誤，亟當正之。

清康熙癸丑（1673年），⁷²任楓（字木庵）著有《風穴志略》，亦於《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碑記》之跋尾中，指出延沼係匡沼之訛，“其為鑄者亥豕無疑矣。”然三百一十年來，並未引起學術界之重視。⁷³

此文附有歷劫而尚存於風穴寺“中佛殿”內的《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的照片，彌足珍貴，可惜當時刊物印刷照片品質太差，一個字也看不清，但是將原碑與廟志的記述結合研究風穴寺及風穴大師的歷史，此文乃開先河之作。首先要正其自相矛盾而微誤之點，就是既知此碑名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而且其論文題為“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則文中不應將此碑名簡稱為“《碑記》”，這樣的簡稱會使人誤會該碑的題名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碑記”，有失嚴謹。

至於其認為“《碑記》所述之風穴匡沼禪師，實即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臨濟宗四祖風穴延沼禪師”，乃不刊之論；而其說“史傳所謂延沼者，確是匡沼之魚魯之混，此千古訛誤，亟當正之”的主張，則為智者千慮之一失，值得商榷。且再看溫玉成於稍後單獨發表之文仍然持與上說相同之論，其文如下：

風穴寺“中佛殿”內有五代後漢乾祐三年（950年）八月十五日立古碑一通，額云《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虞希範撰，僧智謙書。此碑各金石書均失載。文中記述匡沼云：“禪師法號匡沼，俗姓劉氏，浙東處州松陽縣人也。於護國寺出家，得佛心印，為人天師。……自清泰初（934年），禪師以身觀身，上德不德，挈攜瓶錫，來住林泉，謂幽棲為匡界⁷⁴之基，謂宴坐作修行之地。參禪者便息四方之志，問法者不遠千里而來。不十年間，僧徒輻輳矣。於是，改易經堂，創修佛殿，川原革故，庭宇鼎新。……”

通讀《禪院記》，知匡沼即《景德傳燈錄》卷一三等文獻所載之延沼。二者同為浙江人，同姓劉，同時住風穴寺，同有郡守李公請開法席，又同依李公避難於郢州，同有宋太師（即宋彥筠）作檀越主。

首先指出延沼是匡沼訛誤的是任楓（字木庵），他在康熙癸丑年（1673年）所著《風穴志略》中即有詳辨，惜未引起人們重視。⁷⁵

首先值得糾正之點，就是其前文稱“首先指出延沼是匡沼訛誤的是任楓”，後文又沿用此說為據，明顯有違事實。為便於大家共同分辨，現引《風穴志略》所載其編者任楓對此所加的按語原文：

按：碑中匡沼，必延沼之訛也。以其訛也，人遂疑風穴又有匡沼禪師。及考其始末，正延沼住山時也。豈同時有兩沼師，皆姓劉，皆浙人，皆住風穴主法席乎？且當時尊官士庶，皆歸仰匡沼如此，而延沼果焉往乎？即曰此時延沼在郢州，及延沼之返也，而匡沼又焉往乎？何匡沼名號、行事於他載籍中不稍再著見乎？故知延、匡字形相類，其為鑄者亥豕，無疑矣。⁷⁶

由此可見，任楓認為匡沼是延沼訛誤，乃“鑄者亥豕”所致，是此碑之文誤而非《景德傳燈錄》等書文誤。以上溫、楊之文卻解反了任說。然而，竊以為無論是任楓此說，還是與之相反的溫、楊之說，都是考慮不周之誤說。其實，風穴匡沼與風穴延沼之名號乃其原名與其本人後改用新名之關係，不存在正誤問題。既不需要將碑記的原文匡沼斷為刻工之誤，而改正為延沼，更不需要將後來史傳文獻的延沼作為後人之擅改，而追改為匡沼。原因和理據就是匡沼“示寂於宋太祖開寶六年中秋（973年9月14日）”，⁷⁷作為居於宋朝京城附近的風穴山風穴寺的風穴匡沼大師，不可能不自動隨俗遵

文史研究

守國諱，避趙匡胤的“匡”字而改用“延”字，且在太祖之後的太宗名“匡義”，所以有宋一朝，僧俗都是嚴避“匡”字之諱的。宋代的佛家公案、語錄、僧傳等歷史文獻，無不沿用匡沼自己改用的新名“延沼”以稱之。因此，竊以為今日為文，提及宋以前的風穴寺風穴大師，用“匡沼（延沼）”；宋以後的，則用“延沼（匡沼）”，較為全面準確。

2. 對溫玉成先生之後作及其影響略評

在上述兩文之後，溫先生又發長文，提出“實際上，‘延沼’乃‘匡沼’之訛誤，以避宋太祖諱”之說，此說後為楊曾文先生所肯定和轉述。⁷⁸竊以為此說雖離事實不遠，但是仍然不中。其要害之處仍然是未能看出和指出，避諱改“匡”字為“延”字者，其實是始於匡沼本人進入宋代之舉，而不可泛稱宋代之人所為。

3. 對丁明夷先生之說商榷

值得注意的是，丁明夷先生在1998年已經提出如下之說：

其實，臨濟四祖應是風穴匡沼，為避宋太祖趙匡胤之諱，改名延沼。宋以後的僧史多寫為延沼，後人相繼成習，不覺失察。我們應據有關史料，正本清源，將延沼復名為匡沼。⁷⁹

竊以為，此說有點自相矛盾。其首句似乎是說匡沼本人“為避宋太祖趙匡胤之諱，改名延沼”，但是後句卻說：“宋以後的僧史多寫為延沼，後人相繼成習，不覺失察。”其意指“宋以後的僧史多寫為延沼”，是造成了“後人相繼成習，不覺失察”的錯誤。故最後提出總結性的主張：“我們應據有關史料，正本清源，將延沼復名為匡沼。”可見其實際上也是不清楚首先帶頭“為避宋太祖趙匡胤之諱，改名延沼”的，就是匡沼本人。而且其至死，也沒有亦不可能提出“將延沼復名為匡沼”的想法意

見。故今人只要弄清匡沼本人更名為延沼，而其同代之人及後人皆尊重其本人有前後名之事實，在其用前名之時而用其前名，在其改用後名之時而用其後名，就可以了。實在不必越俎代庖，擅自“將延沼恢復原名為匡沼”。這與前朝之人已故，後代之人因為避本朝之諱，而將前代遺留的歷史文獻資料的人名用字加以更改的情況不同。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可以主張“應據有關史料，正本清源”，為被後人諱改名字之前人復名。

4. 略評李鼎的碩士學位論文之失

延至近年，李鼎的碩士學位論文在沒有對有關問題的研究史作必要的研究論述的情況下，簡單地提出“延沼禪師原名匡沼，後來為避太祖趙匡胤的‘匡’字，改‘匡’為‘延’字”之說。其原文對此加註釋說：“楊曾文，宋元禪宗史[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220。”⁸⁰竊以為此說只提及參考楊曾文之書而不及其餘，實際觀點卻同於丁明夷之首句，其誤也同於丁說。單獨看似乎無誤，問題是其既未能詳述前人對有關問題之研究史及其中之得失，更未具體糾正溫玉成與楊曾文等人之說的誤點，反而使人誤以為其說與沿用溫說的楊說完全吻合，毫無錯誤。由此可見，此乃因其有違碩士學位論文應有的規範格式，而導致了觀點的偏頗錯漏。正如筆者曾在《歷史研究》對有人在記述研究史（包括其本人的研究史）時違規失德指出：

能否全面正確掌握和記述有關文獻的出處及其衍變源流，乃能否辨別文獻真偽的關鍵；能否全面正確掌握和記述有關研究史，乃能否提出真知灼見的新成果前提；如果不能做到以上兩點而硬要推出所謂“新資料”的“新研究”，大多只能淪為違規及演義性之作。⁸¹

期望今後有關研究論文，都能遵循學術的基本規範，把研究史論述清楚。

5. 略評張國一論文之得失

前引中國台灣地區學者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之文，對古今有關歷史文獻和研究論著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是近年所見最為講究學術規範而又有較多新見解之佳作。如其在“摘要”中正確批評以往中日學者“對於較完整的風穴禪史資料”重視不足，以及對“‘一手文獻’《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亦未留意運用”⁸²，只運用極為片面的二三手文獻之弊。然後對其文作了如下提要介紹所言：

本文比較完備搜求了歷代風穴文獻，包括1種“一手文獻”、20種“二手文獻”；20種“二手文獻”，再區分為：“五代文獻”“北宋文獻”“南宋文獻”“元明清文獻”，以此為基礎，對風穴歷史生平、禪學思想進行探究。這樣做，希望對記載風穴的文獻資料，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掌握；也希望所展現出來的風穴思想、生平面貌，得以比較更正確、完備一些。⁸³

顯而易見，張文不但對一些前輩學者之論著已經有巨大的超越，而且還遠勝於較後的論文，例如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生葉蓉最近發表的《臨濟四祖風穴延沼禪師行略評述》，⁸⁴ 仍然只用片面的二三手資料做研究，與張文的差距真是難以道里計算。但是，我們仍然有必要指出張文一些較為明顯的誤漏如下：

(1) 張文所運用和研究的“‘一手文獻’《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並非對原碑本身的全文運用與研究，而是對溫玉成論文所載的並不完整準確的碑文鈔錄之轉引研究，故此所謂“一手文獻”實際上已經被溫玉成之鈔錄變成了“二手文獻”了。

(2) 由於並非對“一手文獻”的原碑及原文做研究，故其誤稱溫玉成在1981年發表了《讀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⁸⁵ 實際上此文原題為《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張文除了誤刪原題對碑名所加書名號

之外，還誤增了一個“寺”字。更為嚴重的是，把該文發表於《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35至38頁及41頁，誤寫為“《河南省博物館》第1期（1981年），頁35—38”，⁸⁶ 這種錯誤很可能是因為其沒有研究原刊原發的該文所致，並且很可能由此誤推出該碑為1981年“新出土”的文物，這點筆者上文已經糾正。

(3) 其對於清代有關文獻的最大遺漏，是沒有觸及任楓的《風穴志略》及屈啟賢的《風穴續志》；對當代有關論著的最大遺漏，是沒有提及丁明夷的《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之15《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五代）》。

四、風穴山風穴寺的名稱來源含義與建年問題新探

雖然前人對有關問題已經作過一些研究，但是還未達到題無剩義的境界，例如麻天祥先生引用荊三林的《風穴寺文史薈萃序》指出：

人云“風穴”，其來有自。《淮南子》云：“羽翼弱水，暮宿風穴”。宋文獻記曰：“汝州縣東北二十里，上有風穴，風將作，穴中先有聲。”寺稱“風穴”，當在宋元間耳。⁸⁷

此說基本正確，遠勝於溫玉成、丁明夷等的“至唐始稱風穴寺”之說，⁸⁸ 對我們啟發極大。可以補充之點，就是當在宋元間寺稱“風穴”的情況，只是一種合理的推測，而且這只是當時流傳於佛教界人士的一種俗稱。因此，我們需要再作一些新探討。

（一）有關風穴山風穴寺的名稱來源含義的記述考辨

1. 《風穴志略》所記風穴山的“風穴”名稱來源含義

現存最早的風穴山方志，為清初任楓的《風穴志略》，其所記述的原文如下：

文史研究

環汝皆山也。郡北一帶諸峰，率冠冕翼戴風穴。傳曰：山水秀拔，甲於西京。此其最已。山有穴，每天將風，穴輒先鳴，既而風作，岩木震撼，以是得名。⁸⁹

其後又記述風穴寺的“風穴”名稱來源含義說：

風穴寺本號千峰白雲禪院。郡先達白檀云：斯山出雲，雲氣曉暮咸白，故名曰風穴，以山行也。⁹⁰

以上兩處記述，分別說明了山與寺得名“風穴”的原因含義，但似乎前後不一，自相矛盾。前說只是籠統提及“傳曰：……山有穴，每天將風，穴輒先鳴，既而風作，岩木震撼，以是得名”；而後說則提及“郡先達白檀云：斯山出雲，雲氣曉暮咸白，故名曰風穴，以山行也”。此處並沒有提及出風的洞穴，而是以“斯山出雲……故名曰風穴（山）”，而寺是以此山名風穴而名“風穴寺”。竊以為後說按理應是該山“斯山出雲，雲氣曉暮咸白”，故名曰白雲山，因此該寺又名為“白雲禪院”。由此可見，任楓所記此條文字，前言不對後語，顯然有誤。

至於任書所載最有價值的前代碑刻資料，就是五代後漢的“前守臨汝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虞希範於乾祐三年八月十五日所撰寫的《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碑記》。如前文所證，此碑原名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任書所記增加了一個“碑”字，有失嚴謹。另外，作者題名“登仕郎試大理司直前守臨汝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虞希範撰”，任書錄於碑文之末，而《風穴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載《汝州金石錄》則記於碑文之首，而其碑文末尾則錄有任書失錄之文（圖8）：“持《妙法蓮華經》僧智謙書寫，洛京李仁密鐫字。”⁹¹據丁明夷的記述則將撰者、書者與鐫者連書。現據原碑，其撰者書於碑文前面，而書者與鐫者的題名皆刻於碑文之末。任書之失在於遺漏了書者與鐫者。

當然，如上文所述，僅據此碑額名“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及其碑文《風穴七祖千

峰白雲禪院記》之題，即可知其時該寺正式的全名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其內文記述該寺的建立沿革史如下：

風穴禪院，汝郛之北，嵩少之南，路廣由旬，地安窄堵。後魏山前為香積寺。屬當兵火，像毀寺焚。有鄉人衛大醜，收以材石，構成佛堂於此山之西北，鎮壓風穴，即今院基是也。至隋，又為千峰寺。大業中，釋教中否，緇侶流離。直至唐初，只為阿練若耳。⁹²

由此可見，其開頭的“風穴禪院”之名，其實就是“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的略稱，與“白雲禪院”的略稱為異名同實。至於後文所說“後魏山前為香積寺”，其實就是虞希範當時所知該山最早的寺院之名。此廟建成不久即“屬當兵火，像毀寺焚。有鄉人衛大醜，收以材石，構成佛堂於此山之西北，鎮壓風穴，即今院基是也”，這是指北魏建於山前的香積寺遭兵火毀焚之後，被鄉人衛大醜利用該廟的材石到山的西北建佛堂，目的是“鎮壓風穴”，其地就是位於乾祐三年時的寺院基址。從“鎮壓風穴”之句，可知“風穴”對時人的影響及心中的印象非福實禍，很可能將香積寺遭兵火毀焚也歸咎於此“風穴”，故要建佛堂以鎮壓之。至隋代，該寺院名為“千峰寺”。隨着隋末世亂，該寺至唐初已經淪為小小的“阿練若”。例如，唐僧沙門一行（683—727）所撰《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卷第三云：“阿練若，名為意樂處，謂空寂行者所樂之處。或獨一無侶，或二三人，於寺外造限量小房，或施主為造，或但居樹下空地，皆是也。”⁹³其後文又載該寺與天台七祖之關係史如下：

開元年，有貞禪師襄衡陽三昧，行化於此，溘然寂滅，示以闍維。有崔相國、李使君名暉，與門人等收舍利數千粒，建塔九層。元（玄）宗諡為七祖，塔至今存焉。⁹⁴

由此可見，此寺碑之“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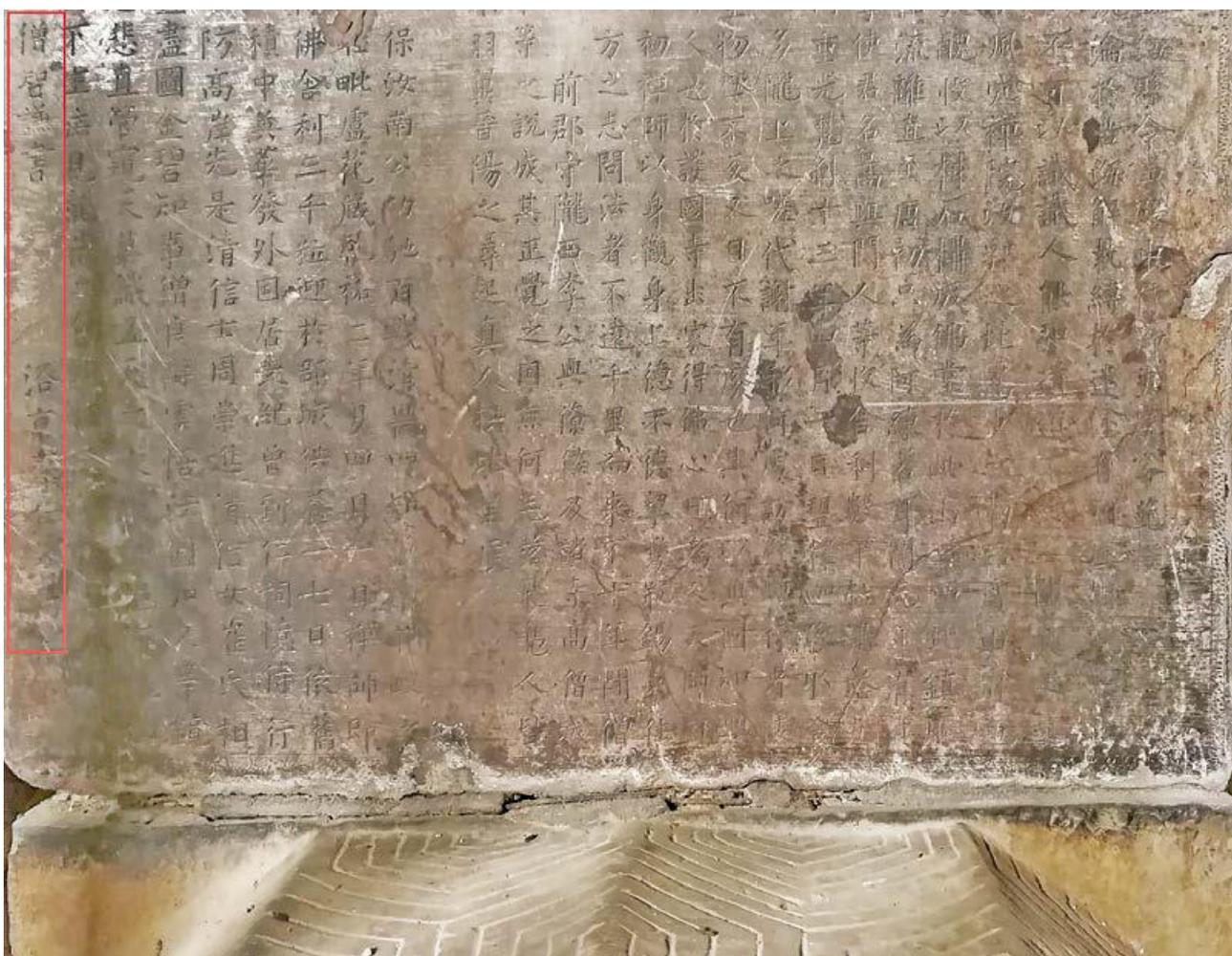


圖 8. 《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文的下部之左邊末行加紅框處為書碑僧及刻碑工署名（圖片來源：譚世寶據攝製圖片局部放大並加紅框）

院”，乃將俗名“風穴”、唐塔之“七祖”與隋寺之“千峰”又名都加入在正名“白雲”之前了。

2. 《風穴續志》對前書續補的新研究

繼任楓《風穴志略》之後者，為屈啟賢於雍正戊申歲（1728年2月10日至1729年1月28日）所編《風穴續志》。⁹⁵其補記了一些任楓失載的碑刻文字，對於探討有關問題，頗有研究參考價值。例如，其載有明中葉侍御李興於正德己巳（1509年1月21日至1510年

2月8日）所撰立的《毗盧殿記》碑，⁹⁶此碑文仍然引友人盛克修之子來函說：“州之白雲寺……”《風穴續志》還載有“浙藩、原州牧”陳仁於“明正德庚申年”⁹⁷所撰立的《白雲寺興造山門記》碑，其文也說：“聞汝有白雲寺者，亦曰風穴寺。”其後文進一步將“白雲寺”之名追溯到北魏說：“若汝之風穴，元魏常（嘗）建白雲寺於其麓，在唐則七祖貞禪師卓錫於此。”⁹⁸其後御史李茂元於嘉靖甲午（1534年1月14日至1535年2月1日）所撰立的《汝州千峰白雲寺重修毗盧殿記》碑，其文說：“白雲寺去州二十里，俗呼風穴，創於後魏，歷隋

文史研究

唐而宋而元，以迄於今。”⁹⁹ 上述諸碑文，足證由明正德至嘉靖時，官方主流都沿前代之規，以“白雲寺”為正名，“風穴寺”為民間俗稱。

其後至萬曆年間，寺稱才發生新變化，例如萬曆十二年（1584年2月12日至1585年1月30日），由翰林、御史出任汝州巡道的鄭國化在該廟所撰立的《重修鐘樓碑》，其文說：

東里子巡汝之二年，曠靖氛清，條風徐興。寒夜坐聽，有聲鏗鉤，隱隱從東北山來，類大呂流鈴之音。顧左右而問焉。對曰：此風穴寺鐘鳴也。蓋寺鐘之設久矣。繇（由）隋唐宋以“千峰白雲”名寺，傳者謂：於此山義無當，爰更風穴為號。¹⁰⁰

由此可見，由隋唐宋，該寺一直“以‘千峰白雲’名寺”。至明萬曆時鄭國化錄：“傳者謂：於此山義無當，爰更風穴為號。”這裡的“傳者謂”，應該就是上文所引任楓《風穴志略》提及的“傳曰”。由此可證，相傳是宋以後之人以“千峰白雲”之名“於此山義無當”為由，才“更風穴為號”，將“千峰白雲”之名改為“風穴”。鄭國化記此而大加發展，故在此碑文之末說：

東里子引裾登樓，喟然撫掌，歎曰：甚哉！廢興之時，可以悟官常矣！且疇亦知斯之為義乎？寺以風名，君子德也。風以穴名，風所自也。因寺為鐘，播風聲也。蓋鐘於樓，藏有聲於無聲也。昔者，有虞氏風動四方，墨胎展禽氏風聞百世，而孔思子推風之自，近及乎孔昭屋漏，遠及乎勸威形辟，其究乃訖乎無聲。夫風，非聲也不顯其德。……余巡茲土，每深致意焉。載觀山下有風壞極復治之說，而味所謂振民育德云者，又類不可不知也。夫風自穴出，與鐘俱鳴，其德可以振民。鐘以樓藏，與穴俱寂，其義可以育德。……興必慮廢，毋以喜事釀速壞。廢必急修，

毋以畏事滋大壞。庶幾永永風聲，隆施靡極，與此名山並傳盛美，以無忝今日登臨雅誼。於是，郡守而下羅拜謝曰：謹受教。願書其言為記，爰勒石而去。¹⁰¹

竊以為，風穴寺之名由唐朝以前的凶名變為吉名，應該有一個不為後人覺察的佛教與佛學的原因，對此後文再補論。由以上的引文可見，其在佛教僧俗流傳已久的別名“風穴”，正式為儒家的高級官員用儒學的理論來解釋並採用，就目前所見史料，應以撰立此碑的鄭國化為始。

3. 對《風穴續志》所載清代碑刻及方志的有關記載研究述評

雖然前述明萬曆年間的鄭國化碑記企圖將“風穴寺”變成為正名，但是清初的官員仍然沿襲以“白雲寺”為正名的傳統。例如，順治癸巳（1653年1月29日至1654年2月16日）汝州“州牧（知府的代稱）”林中實所撰立的《重修風穴千峰白雲禪寺記》，¹⁰²與其同時的巡道范承祖也撰立了《重修風穴白雲寺記》，¹⁰³這兩個碑題都顯示了“白雲寺”為主語詞，是該寺的正名。尤其是范文說：“有寺名白雲，其來舊矣。”¹⁰⁴而作為下級的地方長官林中實的碑文也呼應說：“相傳創自元魏，其間興廢之由，唐宋元明碑鐫尚有存，余不贅。”¹⁰⁵實際是暗用了李茂元嘉靖《汝州千峰白雲寺重修毗盧殿記》碑之說：“白雲寺去州二十里，俗呼風穴，創於後魏。”¹⁰⁶

至康熙時的碑刻文獻資料也是如此，例如癸丑冬初（1673年11月9日至1673年12月7日）任楓撰的《創建藏經閣記》說：“白雲禪院既購置大藏。”¹⁰⁷汝州“州守（知府的代稱）”羅大美於康熙庚午冬（1690年11月1日至1691年1月28日）撰立的《風穴山白雲禪寺重修毗盧大殿記》碑，也明確將“風穴”作為山名，“白雲”作為寺名。其碑文說：“州治風伯廟，在風穴山南麓，因修祀事，北探風穴，禮白雲寺。”¹⁰⁸清康熙三十九年（1770年）

進士郡人張兩銘撰立的《重建風穴白雲禪寺方丈記》這個碑題，¹⁰⁹也可為證。但是，雍正《河南通志》卻說：“風穴寺……一名白雲寺。”¹¹⁰這就將原本的正俗寺名顛倒了，應該是後來延續至今以俗為正之說的濫觴。

（二）風穴寺之名由凶名變為吉名的佛教與佛學原因補述

如上文所述，竊以為風穴寺之名由唐朝以前的凶名變為吉名，應該有一個不為後人覺察的佛教與佛學原因。以往的學者都沒有注意論及“風穴”在佛教論著中，也有將印度佛典的名山中國化的來源與流變。據法華宗的實際開創者唐代高僧法藏（643—712）所撰《華嚴經探玄記》卷十五說：

初中八方唯據此界，非約他方。就此界中，唯約此閩浮提，非是餘洲。初、仙人起山，應是東海蓬萊山等。二、樓閣山，應是下文南海岸樓閣城側，自在海師所住處等。又勘梵本應名勝峰山。三、金剛炎山，應是西海邊等。四、香聚山，應是在北香山王。是以彼山中多有菩薩住故。五、清涼山則是代州五臺山是也。於中現有古清涼寺，以冬夏積雪，故以為名。此山及文殊靈應等有傳記三卷，具如彼說。六、枝堅固山，勘梵本正云制多山，此云歸宗，即塔之類也，應在此國南正海邊。七、樹提光明山，應是下文觀音住處，光明山相連。梵名樹提，此云照耀。八、香風山，應在香山西畔，有風穴故也。此八皆在山者，表山居寂靜長道之處，賢聖所住故也。¹¹¹

此為目前所見佛教經論中最早而且是唯一將香風山之得名解作“有風穴故也”的文字記載。由於法藏的影響巨大，於是“風穴”之風就成了令人感受到佛教的吉祥如意之正氣香風。此後，被尊為華嚴宗四祖的唐僧澄觀（738—839）也在其所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四十七發表同類之見，說：“九、香風山，疑是香山西

畔。”¹¹²但是，其並沒有把香風山之得名解作“有風穴故也”。正如清涼山、香積山等名原本皆為《華嚴經》等經論註疏提及的佛教名山，後來變為中國佛教名山、名寺之名一樣，所謂“後魏山前為香積寺”的傳說，就是此山最早的取義於《華嚴經》的漢化佛教山名、寺名之證。雖然此山“風穴”之名本來是來自中國本土經典文獻（如《淮南子》），且山中實際存在的大風穴、小風穴、古風穴寺等奇異的自然景觀與佛教遺址的傳說相應，但是在五代以前，都是“碑記莫考”，不見經傳之名。甚至可以說，這些都是明清時期才逐漸載入碑刻，直至康熙時才被任楓系統蒐集記入《風穴志略》。¹¹³

（三）當代流行的風穴寺之名來源傳說故事略評

最後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當代流行於僧俗與學術界的民間故事傳說。現選錄三例略作評論如下：

1. 常法定 1997 年發文記述：

隋末戰火頻繁，寺焚像毀，成為廢墟。唐代佛教甚盛，又重建寺院，把寺址選在龍山南側。傳說當建寺的磚木石料一應備齊，只待破土動工之時，當夜一陣大風，裹磚、石、木騰空而起，至現在寺院上空則風停料落，乃佛祖之意，差風神點穴移址，故稱“風穴”。又傳：興建寺院時正值三伏炎夏，工匠酷熱難耐，青磚方瓦燙手，泥灰凝固乾裂，就在建寺即要停工易時之際，佛祖二次顯靈——赤日炎炎上空，突現大片白雲，遮天蔽日，涼風習習，使寺院順利完工，故又名“白雲寺”。後佛徒們還是信服“佛祖差風神點穴移址的說法，就一直叫“風穴寺”了。¹¹⁴

2. 安喜蘭、劉鳳 2000 年發文記述：

……至唐開元年間（西元 713 至 741 年），社會相對安定……因缺乏場

文史研究

所，要求重建寺院。相傳，初選院址在龍山南側山坳，孰知物料備齊即將破土動工之際，夜間刮起一陣大風，將所有物料吹過龍山向西而來，到現在的寺院上空，風停料聚，寺院便建於此。因以風點穴故稱“風穴寺”。¹¹⁵

3. 王山林 2010 年發文記載：

當地至今還流行着關於“風穴寺”來歷的傳說：兵火後香積寺像毀寺焚，重建時人們仍選山前舊址，將要破土動工，一場大風將所備物料吹至現風穴寺寺址上空，風停料聚，因以風點穴，故寺名“風穴”。¹¹⁶

類似之說層出不窮，不勝枚舉。總而言之，這是在漢代以後層累堆積的上古史傳說的現代版。諸如此類，都是在當代才開始有文字記錄。其所謂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建寺得名為“風穴寺”的“佛教”神話故事傳說，真可謂來無蹤而去有影，將來還會繼續存在和發展。雖然可能產生一點經濟效益，但對於還原“風穴寺”得名之真正來源，可謂只有干擾人們對歷史真相的認識，而沒有絲毫的正面的歷史學術研究價值。

原稿撰於 2018 年 10 月，2021 年 8 月 18 日改定。
2022 年 4 月 15 日再校定稿。



註釋：

1. 該文已經收入 2018 年《“汝州風穴寺與中國傳統文化”之學術文化交流會》論文集（稿本，待刊）。
2. 殿名“中佛”，唯見於此。目前有學者認為現存此佛殿為金代所建（見常法定：《千年古剎風穴寺》，《河南城建高專學報》第 6 卷第 2 期，1997 年 6 月，第 46 頁；又見李鼎：《風穴寺歷史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南大學宗教學，2014 年，第 10 頁）。其實，此佛殿最近的一次重建是在元末，據《風穴志略》說：“明初寺宇漸就頹敝，惟佛殿巍然，乃元末所構也。”可以推斷，元末之重建保留了金代建築的樣貌，所以今人僅據樣貌而誤判其為金代建築。而“中佛殿”乃本名，沒因歷代重建而改。其義即指該殿供奉的原為本門南禪臨濟宗所信奉的中國之佛。詳見[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卷上《營建》，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5 頁。
3.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 年第 1 期，第 35-38、41 頁。此文後作極微之改，收入溫玉成的著作《中國佛教與考古》（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373-379 頁）。
4. 直至三十多年之後的 1997 年，黃夏年仍然說：“溫玉成先生是我國自己培養起來的中青年學者。”見溫玉成：《中國佛教史上十二問題補正》“編者（黃夏年）按”，《佛學研究》1997 年總第 6 期，第 109 頁。此文後來刪除“編者（黃夏年）按”及一些註釋，收入溫玉成的著作《中國佛教與考古》（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2-22 頁）。
5. 張氏對碑題增加了一個“寺”字而誤稱為《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且溫氏當時未任此職，參見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 年第 25 期，第 1-66 頁。引文見此文第 7 頁註 8。
6.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 年第 1 期，第 38、41 頁。
7. 溫玉成：《讀碑雜錄——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幾點重要補正》，《法音》1984 年第 3 期，第 38-42 頁，所選文字見 39-40 頁。上引溫玉成《中國佛教史上十二問題補正》實為此文的增補，然而其中有關引用本碑記研究部分，內容基本也與此文相同，然其新加註而失實之點，乃將其於 1984 年首發之文的第二作者楊順興之名刪除不提，而且將《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改為《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之後》。詳見溫玉成：《中國佛教史上十二問題補正》，《佛學研究》1997 年總第 6 期，第 118 頁註 4。
8. 溫玉成：《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重要補正》，《中原文物》

- 1985年特刊《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藝術討論會論文選集》，第206-215頁。
9. 溫玉成：《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重要補正》，《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藝術討論會論文選集》，第211-213頁。
 10.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35頁。
 11. 溫玉成：《讀碑雜錄——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幾點重要補正》，《法音》1984年第3期，第39頁。
 12.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37頁。
 13. 溫玉成：《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重要補正》，《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藝術討論會論文選集》，第207頁。
 14. 溫玉成：《中國佛教史上十二問題補正》，《佛學研究》1997年總第6期，第113頁。
 15.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20頁；丁明夷：《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之15《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五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繁體版由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1998年出版），第246-261頁，引文見第247頁。
 16. [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卷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頁。
 17.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35頁。
 18. 丁明夷：《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之15《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五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247頁。
 19. 丁明夷：《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之15《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五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249-252頁。
 20. 該文已經收入2018年《“汝州風穴寺與中國傳統文化”之學術文化交流會》論文集（稿本，待刊）。
 21. 李鼎：《風穴寺歷史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南大學宗教學，2014年。
 22. 李鼎：《風穴寺歷史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南大學宗教學，2014年，第24頁。
 23. 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年第25期，第1-66頁。
 24. 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年第25期，第1頁。
 25. [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卷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4頁。
 26. “裙”為“祐”之誤。
 27. “跌”為“跣”之誤。
 28. 其實這就是俗語所說的“螭首龜趺”碑，或稱此“龜”也是一種龍。
 29.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35頁。
 30.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35頁。
 31. 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35頁。
 32. 丁明夷：《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之15《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五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247-261頁。
 33. 此碑額文字刻於本碑正中的圭首內，前人自清代任楓、當代溫玉成以下之錄文皆漏錄。據此可知該寺當時的正式全名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
 34. 《風穴志略》為此碑題增加了一個字錄作“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碑記”，有失嚴謹。溫玉成、楊順興既知此碑名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而且其論文為《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則其內文就不應將此碑名簡稱為“《碑記》”，這樣的簡稱會使人誤會該碑的題名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碑記”，有失嚴謹。張國一則將本碑題誤加“寺”字作“風穴寺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見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年第25期，第1、3、4、5等頁。
 35. 此撰者題署名銜被《風穴志略》省略為“五代漢虞希範”，錄在碑題之後的另一行，而且將其名銜的全稱文字移到碑文之末。溫玉成、楊順興則把撰者與書者的題名都列於碑題之後。另外，由於內地學者之錄鈔文字多將虞希範的“範”字簡化為“范”，故也有台灣地區的學者沿襲，在用繁體字時寫為“虞希范”，見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年第25期，第1頁。
 36.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誤錄“曜其明”為“耀其明”。
 37.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錄“諭於”為“喻於”。
 38. 《風穴志略》及丁明夷皆逕將“弘”錄作“弘”。
 39. 丁明夷誤錄“者哉”為“者也”。
 40. 溫玉成、楊順興與丁明夷、張國一皆誤錄“汝鄂”為“汝乳”。
 41. 溫玉成、楊順興誤錄“衛大醜”為“魏大醜”，至1985年溫玉成之錄文始更正。
 42. “大鄴”應為隋煬帝楊廣的年號“大業（605年1月25日至617年12月3日）”之誤。
 43. 《風穴志略》避清帝康熙之諱改“玄宗”為“元宗”。
 44. 《風穴志略》將“見今存焉”鈔作“至今存焉”。丁明夷沿用溫玉成的標點作“玄宗諱為‘七祖塔’，見今存焉”，竊

文史研究

- 以為“七祖”乃賜人之謚號，非賜塔之謚也。
45. 《風穴志略》誤錄“凌遲”為“凌逸”。
 46. 《風穴志略》誤錄“版蕩”為“板蕩”。
 47.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將“隴上”逕改錄作“壘上”。
 48. “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出於庾信的名作《哀江南賦》，參考胡政：《〈哀江南賦〉作年考辨》，《文學遺產》2004年第5期，第121-124頁。《風穴志略》誤改“不反”為“必反”，失當。
 49.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誤錄“固知”為“固之”。
 50. 《風穴志略》對此“匡沼”加按語說：“碑中匡沼，必延沼之訛也……故知延、匡字形相類，其為鑄者亥豕，無疑矣。”這是明確說“延沼”是正，“匡沼”是訛。溫玉成、楊順興卻誤以為首先指出延沼是匡沼訛誤的是任楓，丁明夷也主張應據有關史料，正本清源，將延沼復名為匡沼。以上各說，皆有偏頗，不能苟同。
 51. 溫玉成、楊順興與丁明夷皆誤錄“滄溟”為“滄冥”。
 52. 《風穴志略》誤錄“眾星”為“眾心”。
 53. 溫玉成誤錄“來住林泉”作“來往林泉”，丁明夷誤錄“挈攜瓶錫，來住林泉”作“繫瓶攜錫，來往林泉”。《風穴志略》誤錄為“瓶”為“餅”。
 54. 《風穴志略》誤錄“問”為“向”。
 55. 《風穴志略》誤加一字錄作“禪師即破我山愚”。
 56.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將這幾句錯錄、誤點、錯分段為“圖南羽翼”，作為上段的結尾，而另起一段作：“晉陽之尋起真人，拱比星辰，漢祚之重興。哲后（皇太后李氏）、皇帝（隱帝劉承祐）……”如此則“拱比星辰”不如《風穴志略》錄作“拱北星辰”，與上文的“圖南羽翼”成對偶句。同樣，標點為“漢祚之重興。哲后……”更加無法與上文的“晉陽之尋起真人”成對偶句，故應改標點為“漢祚之重興哲后”。碑文本身已經將“皇帝”以下另作一段，故本錄文沿之。
 57. 《風穴志略》避清帝康熙之諱改“玄風”為“王風”。
 58. 此處“棟梁況在”四字今碑已經大半殘缺不清，據《風穴志略》補。
 59.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錄作“口在毗盧花（華）藏”，也不錯。《風穴志略》逕作“況在毗盧華藏”，乃將原碑的俗字“花”改為正字“華”，本錄文依《風穴志略》。
 60.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漏錄此“夏”字。
 61.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漏錄此“佛”字。
 62.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誤錄“嘗”作“當”。
 63. 《風穴志略》及丁明夷皆逕將“成象”錄作“成像”。
 64. 《風穴志略》錄“資金”作“賁金”。
 65. 《風穴志略》及丁明夷皆錄“審悟”作“審悟”。
 66. 《風穴志略》及丁明夷皆逕將“弘”錄作“弘”。
 67.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誤錄“鏡”作“競”。
 68. 有網站資料（<https://baike.so.com/doc/1178746-1246804.html>，2018年9月28日）載：“瞻卜，梵語 campaka，巴利語同。又作瞻波樹、瞻博迦樹、占婆樹、瞻婆樹、占博迦樹。意譯為金色花樹、黃花樹。即：黃果蘭樹，木蘭科含笑屬植物，英文名稱：Michelia Campaka，拉丁學名：Michelia alba DC。”“卜”為“葡”的簡化字，《風穴志略》錄“瞻葡”作“蒼葡”；溫玉成、丁明夷相繼誤錄作“瞻祐”，並加誤註說：“瞻祐：似為瞻部（閻浮）樹之略稱，此樹四五月開花，結深紫色果。”
 69. 《風穴志略》及溫玉成、丁明夷皆逕將“龍花”錄作“龍華”。
 70.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漏錄“八月十五日記”。
 71. 溫玉成、丁明夷相繼誤錄“華”作“花”。
 72. 原文作序之時為“康熙癸丑臘月上朔”，已經是1674年1月7日至1674年2月5日。
 73. 參見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37頁。
 74. “界”原碑文為“眾”。
 75. 溫玉成：《讀碑雜錄——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幾點重要補正》，《法音》1984年第3期，第39頁。
 76. [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卷下《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碑記》之編者“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頁。
 77. 詳見《沼祖塔》及《風穴延沼禪師》之文，載[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卷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16-18頁。匡沼示寂之“中秋”，應為“中秋節”的簡稱。
 78. 溫說見其所著《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重要補正》，原載《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筆者暫時未能尋獲此刊，現轉引自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20頁。
 79. 原載丁明夷：《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之15《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五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247頁。
 80. 李鼎：《風穴寺歷史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南大學宗教學，2014年，第24頁。
 81. 譚世寶：《孫中山早年與澳門的一些歷史問題考辨——兼與林廣志先生商榷》，《歷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33-154頁，引文見第154頁。
 82. 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年第25期，第1頁。
 83. 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年

- 第 25 期，第 1 頁。
84. 葉蓉：《臨濟四祖風穴延沼禪師略評述》，《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37 卷，2018 年第 10 期，第 47-52 頁。
85. 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 年第 25 期，第 7 頁。
86. 張國一：《風穴延沼禪師之研究》，《台大佛學研究》2014 年第 25 期，第 7 頁。
87. 麻天祥：《臨濟四世風穴延沼與風穴寺——序〈風穴志略〉〈風穴續志〉》，《佛學研究》2013 年，第 97 頁。
88. 參見溫玉成、楊順興：《讀〈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碑後》，《中原文物》1984 年第 1 期，第 35-38、41 頁；溫玉成：《讀碑雜錄——碑刻資料對佛教史的幾點重要補正》，《法音》1984 年第 3 期，第 38-42 頁；丁明夷：《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之 15《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五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 年，第 246-261 頁。
89. [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卷上《山水》，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 頁。
90. [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卷上《營建》，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5 頁。
91. 《風穴寺〈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原發於 2016 年 6 月至 11 月，2018 年 7 月 19 日轉載，參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2d7ea30102w7s6.html。
92. [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卷下《題詠》，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 1-2 頁。
93. 《大正藏》第 39 冊 No. 1796《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三。
94. 《大正藏》第 39 冊 No. 1796《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三。
95. [清]屈啟賢編，盧海山點校：《風穴續志》（待刊稿本，此乃承麻天祥先生提供使用，在此特表衷心感謝之意）所載盧曾煜於乾隆丁巳仲秋（1737 年 8 月 26 日至 1737 年 9 月 23 日）所撰《序》文，現存清乾隆六年（1741 年 2 月 16 日至 1742 年 2 月 4 日）臨汝屈氏刻本。
96.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4-5 頁。
97. 正德無庚申年，己巳次年應為庚午（1510 年 2 月 9 日至 1511 年 1 月 28 日）之誤。
98.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5-7 頁。
99.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7 頁。
100.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8 頁。
101.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8-9 頁。
102.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1-12 頁。
103.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9-11 頁。
104.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9 頁。
105.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1 頁。
106.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7 頁。
107.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4 頁。
108.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5 頁。
109. [清]屈啟賢編，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續志》卷五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7 頁。
110. 詳見清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寺觀·汝州·風穴寺》，清雍正九年（1731 年），欽定四庫全書本。
111. 《大正藏》第 35 冊 No. 1733《華嚴經探玄記》卷十五。
112. 《大正藏》第 36 冊 No. 1734《大方廣佛華嚴經願行觀門骨目》下。
113. 《風穴志略》卷上《山水》與《景觀》等，詳見[清]任楓纂，河南省汝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整理：《風穴志略》，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年。
114. 常法定：《千年古剎風穴寺》，《河南城建高專學報》第 6 卷，1997 年第 2 期，第 46 頁。
115. 安喜蘭、劉鳳：《千載名剎——風穴寺》，《中州統戰》2000 年第 2 期，第 38 頁。
116. 王山林：《中州名剎風穴寺》，《文史知識》2010 年第 11 期，第 132 頁。

